



慈谿縣志第十卷

隱逸

語云小隱山林大隱朝市嘗之者曰為軒冕
 解嘲耳余曰不然惟公誠遠出處同歸孫興
 公之論徵矣陸虎公馬門如蘇史漆園固稱
 遁世即王叔明之物外可馬韋傲遠之琴書
 居士豈戒海陽二隱皆官二疎耶如以閉影
 銷聲為隱者士之為隱者之類有幾非朝者

庚

騎常侍徵之。又不起。專心經傳。兼覽識緯。乃著安天論。以難渾蓋。又釋毛詩。畧註。孝經。爲志林三十篇。凡所著述。數十萬言。吳郡孫皓欽其高風。聘喜弟預女爲妻。喜嫁女。乘華尚素時人。號爲梁鴻夫婦。

林無隱

閩人。有詩名。恬退。寓居明州之慈谿。大隱村。子鼎善。屬文能書。仕吳越。官至丞相。有文集數十卷。

木

蔣璿

字季莊。宣和間。即王氏之學。不專科舉。閉門窮經。不妄與人接。高麗柳崇居明州城。中李璿四五訪其廬。季莊聞其至。必倒屣迎。送相對小室。極意辯論。自晝竟夜。殆忘寢食。告去。則送之。數里。相得懽甚。或問抑崇曰。蔣君不多與人周旋。而獨厚於公。亦倦倦於

彼。愿聞其故。抑崇曰。閱終歲。讀書凡有疑而未判。與所缺而未知者。每積至數十。一昨之無不迎刃而解。轉之所長。他人未必能知之。所謂知己。其是乎。

趙偕

字子承。志尚敦定。不事矯飾。少嘗習舉子。偕曰。業此。特以節富貴耳。殊無身心之益也。進業去。不事及讀楊文元公遺書。曰。道在是矣。奚事他求。口誦心惟。晝夜不輟。隱居大實山之東麓。鄉子弟多從之。遊日舉聖賢之言。以啓教。多所長益。邑令陳文明亦嘗及門。愛學執弟子禮。既卒。人稱之曰。寶峯先生。

孫庚

字居純。高尚不仕。孝友聞于鄉里。少嘗從師。力學。同舍生以其貧。相斥遠。庚不動容。色外苦。磨礪夜坐。進且由是義理。淹貫論議。洪博。及門若桂。彥良。王桓。陳恭。皆以學著。于時其他執經請者。遠近相踵。庚隨資誘掖。雖愚蒙陋劣。必使知所趨向。邑稱善教者。以

庚為賢及李門人皆稱其禮所著有雪磯集
傳世

陳燁

字光大敬宗從兄也才儀如玉衣冠灑然
讀書過目輒記旁通律數之法洪武中有
司累薦不起晦跡林下蓄鷄豚藝菓蔬醱秫
為酒與兄弟朋友酣飲笑談傲視乾坤蓋超
然物外者也壽六十五而卒昂者無間親踈
莫不為之流涕

周陞

字孟襄為人介特隱居教授不慕聲利居
于市廬一室如舟所儲書史之外無他長
物因號書舫齋為古詩歌詞音調高古不類
今人每遇酒酣則擊節歌陶淵明詩四顧慷慨
旁若無人以壽終于家

向道淳

字永修世傳家學得慈湖寶峯之宗架
插遺文多宋僕射蘇林舊籍精研博采

反求于心卓有匡濟天下之志及父科
難哀衣冠莖陽嘉山手樹松楸灑泣輒
棄科舉業杜門教授事母徐極孝與顧
忘年友憇被召顯榮欲與彙征淳笑不
既被謫始服其明哲後督府斷事張深知
推上其名竟稱痼疾不起

張鈇

字子威幼端敏即為外祖司空王來所
識及長博學強記綜貫經史百家再試
屋不第遂棄去攻古詩文兼工椽隸真草
日論天下事疊疊竟日不倦聞人之善
必趨亦存樓里閉而不通徃來者燕若
必正襟危坐高風逸氣傲睨物表時筆
缺失或抗書言之所著有碧溪詩集南
話郊外農談咏詩百絕等稿藏于家
逸而兼文苑者

以上俱郡志所載

林岳

以鄉薦舉官司訓性耿介不為纖縲道教

示天下銓部擬擢御史力辭終統敘職未幾
乞歸為湖山主盟吟嘯終老大司馬其妻稱
之曰謝世俗之紛華而髣髴乎羲皇之上岳
以不能俯仰混俗自號古愚云

馮嘉言

字國華生而雋上九歲通吟咏習大戴
禮稱冠軍家貧館穀養親親歿後歲歲死

孝結茨蓋三年棲于墓左屢應制科不售遂
卜居東嶺後馬家山三徑揆間一丘終老不
妄交塵俗韵人詩客纒一啓門有張鍊之蔽
竹窺人意馬年七十餘一日自作挽詩忻然
曰吾殆將逝矣形歸于地竟魄無不之也其
往陶靖節之里乎語畢而逝作詩千餘名
雪山草如竹抱清節敲合淳音此當求之六
逸三隱間矣

郡誌十二先生讚

內屬慈谿者共三人

史浩

董黯

字叔達漢江都相仲舒之六世孫守節
失怙事母盡孝母疾嗜大噉溪水遠不

常致築室溪濱板輿就養其疾乃瘳隣王
家甚富縱酒無行二母相見各言其子寄問
而悲之俟黯出歐其母黯還而母在床踰跪
而言曰黯不孝及母之憂乎曰非也是我之
失也致王寄之辱耳後竟不起黯哀毀負土
既葬廬于墓枕戈不言俟王母卒畢葬事乃
斬寄首祭母墓自囚以告有司事聞和帝詔
釋其罪且旌其異行召拜郎中不就而卒吳
虞翻稱之云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
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執俛海內聞名昭
然光著宋祥符間錫號純德徵君建炎初邑
令林叔豹立祠慶元二年令朱堂倡祀之
國朝洪武四年封為董孝子之神祠于郡
中命有司每歲六月六日用剛鬣致祭今邑
中亦有崇祠

唐

張無擇

字君選永隆初由進士舉明經調醴泉尉改汴州叅軍會李敬業謀亂無擇從

孝逸將兵討之贊畫有功遷華陰令屬羅織獄起無擇每以恤民為已任不私附朋黨民

賴以寧御史郭翰薦于朝召為司刑丞轉前

農鄉適魏元忠與張昌宗廷辯獲罪無擇上

疏申理元忠之枉張易之不怏其剛直謫嶺

表移饒州刺史丁內艱尋刺和州丁父袁州

司馬叙憂奉喪歸里葬于邑之虎胛山負土

結廬七日絕漿三年不憊感醴泉芝草之瑞

鄉士虞彦之輩百餘人詣邑群舉之都督實

懷正按實聞于朝屬神龍國家多事未遂旌

表服禫辭祿廬墓以壽終嘉定十四年邑令

趙崇遂附于董孝子廟國朝以董孝子祀

于郡而以無擇專祀焉

國朝

孫之翰

字文舉少志學孝友之行平天

既醒乃底于寧里人以達其事于郡守

圭將聞于朝之翰曰本心救母他無所

止之守不奪其志壽六十六卒葬五岳山

孫玉

字彥暉少有至性洪武中其父為人所誣

械發赴京師卒于道王年十二即削鬣往

迎襁歸葬既長而家日貧乃授徒以養其母

不廢甘旨弟妹婚嫁自任其費猶力學不懈

工詩善草書知府李春嘗舉其賢良方正又

有以明經薦者皆不就郡邑長史聞風多屈

節下之

錢如圭

字廷玉韶齒時已有遠操既長刻意問

學永樂甲午貢入太學纂修中秘書宣

德辛亥授陝西慶陽通判勤政慈惠民深德
之既而喪母郡守得其計報而如主未之知
謂如圭曰今公阻憂而貧乏乃爾願秩已滿
蓋暫匿爾喪庶幾葬具可資如玉泣曰母死
衷曲亂矣且欺人以自利吾忍為之耶即日
上道人以此多之

桂恭

天性至孝父宗蕃充邑庠生以楷書預永
樂大典書成將授官得疾不能動履告病

歸恭甫八歲即能承順顏色侍奉湯藥不敢
頃刻離左右泊長有室益加恭謹凡親所欲
必先意迎合宗戚朋舊來問疾者見語意相
得輒具饌延款以悅親心宗蕃性嚴重臥病
既久加以燥急稍不釋意輒怒不食恭夫婿
跪床下候怒解得命方敢起溷厠溷浴未嘗
委之婢僕辛勤四十年如一日正統丁卯東
鄰失火風挾火勢甚迫時宗蕃病劇不可舉
移恭抱其父號天大慟須臾風止火滅父獲
以安後以壽終成化己丑恭偶得疾類其父

不起忽有老人款門授以丸藥遂辭去酌
邦之出門不知所之飲所授丸恭遂起步

馮璫

如故人以爲純孝之報
事之始終惟謹雖家素貧每食必備甘美

惟所意欲則營而奉之里人王司空家子鐸
饒財好義素重璫延之家塾每食有異味璫
不食鐸覺之必先餽其父然後饌璫始食
父有老婢臥病爲奉湯藥如事所生人或以
爲太過璫曰吾父存時不能頃刻離賴此婢
代吾勞始得稍暇授徒取學俸以供養皆其
力也今婢老無依若忘之是忘吾父也吾豈
忍耶知縣賈爽雅重其行欲疏以上聞璫曰
孝乃子行之常若以是希褒賜是近名也力
辭之遂止

以上俱縣志所載

孫文原

字宗道明經行修以王氏沒時授經于

立父嵩病泄痢文原嘗冀甜知不可生籲天
奉代割股肉以進疾遂愈文原孝心純至惟
鄉薦官都昌御號哭曰麻不逮養食寧下咽
耶清德懿行人多稱之

劉銓

字世衡貢為丹徒訓導天性至孝母踰大

無間寒暑母歿喪事盡誠哀毀過禮事在名
宦志中兄性嚴急銓事之極恭銓為第子員
時有魏湜者將貢而罷次及銓銓陳其家貧
親老甚懇宗師嘉其義卒復之宗人有憫其
室而市于隣者銓以已之高敵者易之安于
湜隘即富隣善價不忍售也後卒于海陽士

于執喪朝夕哭奠如器考妣凡諸經史
涉獵該貫所著有詩經發鑰行于世

張福

字百順唐孝子無擇之後早亡母左

數年以父老代為奉養盥洗保抱踰厠
皆躬親之素貧授徒以文章名節自任樂
甘苦若其性然處師席抗顏正範為諸生
所得修餽悉奉其親兼撫二弟一錢不入私
室登戊辰進士第明年卒于京有司以孝聞
配享無擇廟中

沈良十

嘉靖乙卯四月倭賊至鳴鶴鎮時年已

里外力竭不能行息山舍中賊追至乃跪拜
請必願貸其母賊見母子俱鬚髮頽老舍之
而忝賊繼至者又舍之良十憐母饑渴方圖
飲食賊又至或舉刃欲斫其母良十以身覆
蔽號哭遂被殺而母竟得全

何叙

字叔禮獻今七世孫幼慧而有高志舉動

履端謹人益器之嘉靖丙辰海寇入縣叙

掖母而逃遇寇東溪踏叙仆地直前砍其母

叙急起抱母頸疾呼曰寧殺我寧殺我賊舍

其母殺叙而去巡按御史上其事

馮復祥

字君德生七八歲即警悟好讀書嘉靖

壬子補邑庠弟子員歲丙辰四月十一

自倭賊率犯縣履祥隨父出奔賊逼斷父左

手且裂其背履祥以身蔽之泣訴曰此吾父

也願無加害寧我殺賊竟刃之歿其妻袁氏

遁于嶺山時孕已彌月迨十七日夜夢一紅

面神告曰爾夫為父歿不可使無後吾當與

爾一子產時無恐次日婦果舉一子又值倭

賊入賊馬皆止策之亦不可前賊不越境

回一方稍輯人謂嶺山驃騎大將軍神威之

元

翁氏

方苑配至正間以

顧氏

沈景莊配洪武初奉徐尊生節婦歌太

復太息慈母堂前織孤兒讀父書亦坐慈母

側織聲唧唧書聲遲更深月落燈無輝一絲

一字累功績教得兒如父在時兒今長大成

俊秀地下有知知有後歲時舉酒拜高堂白

髮紅顏千載壽

王氏

沈則配洪武初奉高明節婦歌清清慈

蕭被雁淡管年修婦織採擷薦明祀

豆蓬蕭肅事君子一朝雙鴛鴦別離隔生火

疾者無還期生者當同歸奈何姑姊老重以

人慰彼泉下思溪水彼可竭妾身不改節溪
水有停汗妾心但明潔焚焚瑤臺鏡玄髮今
已雪孤鸞雖不舞寒影自澄澈溪水常流東
餘波恣相從結髮為夫婦永別何由逢青山
有玄寂百歲須當同愿言合歡樹化作瓊上
松為蘿更纏絲相依無終窮

國朝

錢氏

陳銀配有司以
聞旌表

桂氏

馮俊配奉
詔旌表

宋

張氏

名妙靜年十九歸本邑李恭甫入門夫病
革一顧而易養或云仇儻未成蓋反從其
父母張氏誓曰入其門即成婦決義不再通

守節終身

夫亦繼亡而家益貧二子舜宗舜傅尚
之若節垂三十年及卒舉手謝眾曰今
無媿姚氏之婦矣

周氏

性敏慧頗知書其夫桂一祿充邑庠生仇
儷之情甚篤不三歲而一祿遽卒周哭之

哀歿而復蘇誓無他志有媒氏以巧言動之
輒註曰此言何至于我耳遂斷髮自毀不修
容儀對媪妣亦無笑容守志五十六年純行
如玉天順壬辰有司以聞奉詔旌表

徐氏

邑士葛綦妻綦善詩有時名婦甚相敬事
人方以孟德耀綦病沒婦年僅二十六女

蘭子楷皆稚齡乃撫而哭曰我不能顧若將
從汝父於地下也遂引緦欲懸人知而勝之
得不歿宗鄭哀其貧不可守勸其再適媪嚙
指自誓紡績以給子楷復天歿子然無依夫
兄淵官雲南僉事遠輟俸餘以資其急媪曰
祿者天子以養仕我婆媪何益于世而敢

享此竟却之食貧終身迄無所悔

王氏

劉圭妻司空來之女也年十八歸劉氏甫一年而夫夭遺腹生子鍾自誓無他志盡

屏華飾步履不踰中庭之闕冰霜凜然人不取以失節語語其前其舅素性嚴煩事之曲盡煩道無傲志宗鄭賢之成化戊子知縣龍伯以聞奉詔旌表

王氏

出自故族夙閑禮訓適劉燭甚得婦儀既寡每自誦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貞信自

持迄無改行嘗授其子觀以卷曰此而父書也爾讀之有成而父泉下之日暝矣觀由是發憤修學成化丙午鄉薦獲旌其門

孫氏

劉越配二十一而夫亡舅姑憐其少寡欲嫁之氏乃斷髮焚于夫柩前曰吾志若

移有如此髮因留其柩不發終日坐柩傍若幼績鞠子既成始發引墓之正德三年縣

其節因表其門劉氏自劉圭妻劉燭妻并劉越妻一門三節人傳以為異

馮氏

贈工部主事趙勝妻二十五而夫亡母欲奪其志煩聞陰欲自盡媿似相守累日無

際而止取姪暕為嗣自投以句讀稍長子就舉于業暕登進士授工部主事馳封及之

王氏

既聘于陳而夫佳病且華人恐其積思所致勸之娶氏既歸即入侍湯藥未幾佳屬

續時氏年方十七屏去簪珥衣斬衰誓不再嫁姑張遇之無恩責其未成禮而守為無名

氏曰既入陳氏之門侍湯藥即經事君子矣何謂無名張徼其二弟使說之從容諷以姑

意氏不荅入臥內截髮以示張終欲其嫁窘辱百至二小姑恃母凌之若婢或爪其面張

聞之復加箠楚氏恬然曰不逼嫁為婢亦其也每夕寢處小姑牀下受卑濕得痼疾私

自辜曰自今吾知免矣鞠其猶子梅為嗣保愛過于已出教之業文從領鄉薦典教祈門

成化間有司以聞憲臣覈之吏數索不副事遂寢

童氏

一聞裔孫適阮本于夫坐事謫戍滇南而沒嬾安置和州時方盛年顛沛而離不易所守遇宥放還痛夫沒於行伍每對飲食流涕終始如一曰撫其子文信成立獲沾一命賢士夫嘉甚節多歌咏之

潘氏

馮默妻默之兄默以事繫刑部獄默念同家寒壁立四顧靡依潘乃自誓曰從一而終女之正也再醮從人世之耻也夫既歿義妾獨以貧困故而忍為不義以污之手遂堅志守節彌月而生子厚紡績織紉以給衣食撫其子漸長使就師傅後子厚應薦起為寧府長史而母猶及祿養人多榮之

汪氏

聘于張氏適其大鸞遊閩中鸞父母度其將返預嬪而待焉月餘報鸞歿矣氏聞之

氏沈惟瑞妻孟氏沈弘量妻孫氏沈琳妻

茅氏女

年十四父母以獨與兄嫂居其兄病臥丙辰寇入縣嫂出奔呼之行女曰吾為室女去將安之俱去誰為扶吾兄者賊至遂縱火女力扶其兄避于空室俱被燔灼而死二屍相變縮馬太僕少卿姜應麟為作義女傳

張氏

馮警妻唐孝子張無擇之後年二十歸于警纔六年嘉靖丙辰四月倭寇之變邑治焚燹張氏偕孤竄匿其夫相失遂歿于寇張哀號亟收夫屍殮葬未數日寇復至張偕姑及妯娌買舟逃至管山江復為寇所及張知不免曰不歿且汚賊手然馮之嗣不可絕也卽以幼子付其姑偕伯之妾徐氏沉于江賊大驚異遂捨舟中諸嬪以去三日屍浮于江家人取而合塋于夫之墓

姚氏 喪其夫馮廉纔二十七歲貞志終身未嘗
見齒教其子材為名彥士縣尹鄧煒奏旌
其門

葉氏 定海人許聘慈谿翁氏幼失父母歸翁育
之年十四翁贊產日落且失其姑舅待之
如奴勞肆萬狀無怨色一曰舅以子未長室
可少緩欲鬻之羅姓者葉聞恚曰我非貨也
焉得展轉鄖易連日泣下既知不可免偽為
喜色若將從舅命舅遂寬之適夜月明詔妯
娣三月色甚佳盍少夷猶乎適門外有人依
違而入久之妯娣止之曰夜幾半矣盍就寢
乎應曰諾翼晨門啓覓氏已浮屍于河起之
色如生其衣服上下聯結甚固時暑方熾而
不腐人皆異之

以上俱郡志所載

楊氏 鄭子球聘妻洪武二十四年同邑劉氏
建言譴成林連鄭氏子球成雲南氏

守志未識珠面遺立子球之十孔成為嗣
鬚居孀白頭無玷子球以賢良徵請于
而旌之

朱氏 邑庠生錢應文之妻年二十喪夫姑老于
幼家四壁立氏朝綉暮織奉姑課子閨中

操凜若寒王嘉靖間倭入寇姑年八十餘不
能步囑氏曰吾僵病固應死汝寡孀孤兒嗷
自為計氏泣曰必同歿耳敢偷生耶乃資姑
匿空舍傍後四望俱燼所匿處獨無恙教子
遊膠庠孫仲選領鄉書稱廉令萬曆甲辰奉
旨表其閭

張氏 鄭尚善妻善性孝母癯衰暴成疾氏歸善
病委頓特疾惟謹夫以舅老于幼不得

從地下遊四壁吟風一燈照夜茹荼數十年
而成其子萬曆乙巳年奉 旨旌表

劉氏 舉人馮讚配二十三而寡子有經甫五齡

馮氏 攻苦僅飽黃口 雞夜篝燈課讀日撰所
動雍樹其孤有經列侍從封冢人奏請得
旨建坊旌之

姚氏 馮可榮配十六而字十七而寡截髮毀容

馮氏 周汝仁妻夫亡年甫二旬遺孤甫一月抱
屍哀慟願同梓以舅姑命強存餘息值島
夷入寇樁車在堂氏盡出替理衣裳覓強有
力者昇出埋原野中幸無憾事姑舅盡孝撫
子慈而嚴曰吾以免徃日者未以之志也事
聞三院而旌之

姚氏 生而峻潔家世業儒故亦知書曉大義

從父日授柏舟篇正色言曰兒聞婦人
意永訖母奚不諒而奪其志耶父大奇之
為足不難為共姜也者十八適劉鑽二
而鑽率目不瞑氏袒括號曰夫子得微直
衷乎奉高堂撫弱息所不若事夫子者有
日乃瞑遺女一子一方呱呱在襁為真上
不可外延盡斥帝所服御以營田廬佐織
教養之費其事舅孝養備至舅喪和仍寤
益甚殯送如禮程督其子汝入郡庠有聲
亦令得所歸若庚芳之列荆若不徒持腫
泣也贊居六十年如一日得年八十有八
真能為共姜者

馮氏 周汝仁妻夫亡年甫二旬遺孤甫一月抱

屍哀慟願同梓以舅姑命強存餘息值島
夷入寇樁車在堂氏盡出替理衣裳覓強有
力者昇出埋原野中幸無憾事姑舅盡孝撫
子慈而嚴曰吾以免徃日者未以之志也事
聞三院而旌之

姚氏 生而峻潔家世業儒故亦知書曉大義

從父日授柏舟篇正色言曰兒聞婦人
意永訖母奚不諒而奪其志耶父大奇之
為足不難為共姜也者十八適劉鑽二
而鑽率目不瞑氏袒括號曰夫子得微直
衷乎奉高堂撫弱息所不若事夫子者有
日乃瞑遺女一子一方呱呱在襁為真上
不可外延盡斥帝所服御以營田廬佐織
教養之費其事舅孝養備至舅喪和仍寤
益甚殯送如禮程督其子汝入郡庠有聲
亦令得所歸若庚芳之列荆若不徒持腫
泣也贊居六十年如一日得年八十有八
真能為共姜者

俞氏 洪鋼妻二十而寡無子貧甚以女紅自給

當商之君家嬾也炊烟或日餘斷周之粟女
十則受男子閉戶謝焉以貧無嗣無議旌者
馮氏 不給弟捧而養之寢疾謂弟曰我妻氏鬼

馮氏 不給弟捧而養之寢疾謂弟曰我妻氏鬼

也盡歸我扇輿入門目遂瞑里中哀之

沈氏

王文達妻十九而字逾年夫以舟溺湛于

江竟歿三日不得家人將委聽之魚腹突

氏蒲服哭江渚曰江流森森何從覓屍願為

孝娥之負父也幾跳家人掖之噴涕聞屍出

重波觀者驚異流涕氏抱屍歸葬矢志彌堅

伯叔以貧甚強之踐二庭氏破一釜顯天誓

曰萌他志者有如釜孤燈夜績泗淚成血日

遂枯幸一子以傳其緒年逾七十而終

門三節 二十八都二昔沈純臣沈縉臣沈紳

臣妻楊氏紳臣妻范氏俱出自定海縣室

同居秉節時年俱未逾二十方氏生三子

氏無子范氏一子二寡相依妻不滿意

之守垂老良礪白首相從地下已 題

昔候覆待旌

魁姐

貞女名魁姐進士馮任之六生而姿容

韶笑言不苟萬曆丁巳貞女年纔十

時父方為工部郎侍父母母京邸夜臥閣

煙燭昏黑倉卒不相顧因以被自裹堅臥

待火其兄象臨救父母畢出復赤身突火而

時火已薄牀貞女揮涕告兄曰吾衣裳不

不可起目亦不可就兄抱為我謝父母有

而已其兄趨前欲強抱之貞女歛衽匿牀

下摸索不可得明日枯骸出瓦礫中堅不成

糜君子以比宋伯姬之烈此幼女子為勝矣

慈谿縣志第十卷

以內戴守制禮席終起按徽寧寬限歸倭賊已據紹興高埠鯨官舫出鹽浦與左右日從舟尾逸尚可免鯨叱曰吾憲不逕竇乃張燈正席緋衣危坐賊入厲聲之賊剽亦其家僅錢富葉秀馮德爭以身衛之主僕俱盡後賊寇盤門忽夜驚曰錢御領兵至矣走太湖絕地官兵殲焉

外事

魏鏡生有絕力善格鬪聞倭寇至海濱輒自奮

矣乙卯賊由餘姚至鳴鶴縣令曹本率衆禦之兵敗鏡負縣令脫走賊復追之踰杜湖嶺而南鏡乃操刃衝殺數賊賊斫傷其額猶憤怒力鬪竟歿縣令爲之灑泣作文祭之

吳德四德六兄弟二人海濱農夫寇上坐石經其廬驅其豢承德四持鋤自田歸

遇寇于門揮鋤中其腦仆地第德六取賊亦
追殺一魁遂以壯勇有聲諫杜槐部每遇敵
即衝鋒奪旗以為常備兵使者知其名檄
攻舟山險寨德四直前砍賊渠于轅門寨內
驚擾噪而出怯卒皆返旆走而賊砍德四
德六呼曰兄死矣獨前殺其殺兄者後兵不
繼六亦死賊渠被拔寨卒破焉

杜槐

字茂卿家濱鉅海槐個儻游俠輕財好施
為書掾從延綏撫院歷訪邊疆險要有抵
掌伊吾之志省祭歸值倭寇屢犯內地從估
客得島上狡患狀曰患將滋蔓遂散家貲結
驍勇傾身下之得士死方值縣僉其父文明
為部長令團結保聚槐傷父老以身任之癸
丑寇薄觀海衛城槐曰備破即無縣矣一呼
而羣勇俱集直前陣賊賊走衛遂得全乙卯
五月賊又犯鳴鶴槐率眾迎擊賊走餘賊果
山槐越境追之前哨探有數寇飯空舍覆方

赴之賊伏墻隅揮刃中石刃缺賊競出
與五六健卒提察辦當之自午至酉鏖戰
已戮其緋衣渠帥竟以飢疲力竭身歸而絕
後賊見黑旗即驚逃曰杜兵至矣父文明痛
其子死其麾下壯士皆願從文明殺賊以復
讐後燬鳴鶴文明胃死出曹合於重圍之中
是年冬寇自黃巖犯寧海海道檄文明偕畢
主簿統兵遮妻遇寇于奉化楓嶺之麓據高
臨下布陣方定而生兵遽逃杜兵力不能支
文明遂與畢主簿俱死焉當道為請于朝敕
贈槐光祿寺署丞文明府經歷死所立祠有
司歲時祭祀復其家蔭其子入監隸業

特行

元

葛魁

為慈湖院長學行修飭不妄取予世居邑
庠之南櫺星門當其後元貞元四年間有

術者相學基云必南嚮直達為甬局壯氣通
科第大振魁聞之勃然曰吾何惜此片地不
以全一邑之美耶遂割其址之半廣五十尺
袤三百五十五尺屬之費宮以廣其制后當道
嘉其義春秋 文廟之祭歸胙焉

國朝

陳文誼

字明卿倜儻不群少篤學思紹其祖文
定公之武數奇弗就已而援例禮部列
儒士高等天性孝友惓惓以母嫠弟幼弗敢
離膝下拮据甘旨外一意課弟文謨卒成進
士遂躍然起曰吾母已得祿養而吾鄉未得
安枕如家國一體何遂偕生員洪應乾等請
闕疏便民五事荷 世宗皇帝允其事三一
准糧輸定海一蠲各縣借編一定守城兵餉
北司農門府儀門各員珉紀之慈色永賴
馨儲彈貲無幾徵以顏而表文宗暨趙司空

噴噴嘆賞為布衣建議卒底厥績真奇行云
而所請得行則公文榮主持之力

趙文光

故司空文華之嫡兄也少負才名顧儻
華嚴事之及第貴卿總督 命剗倭海上權
勢烜赫如疾雷破山文光視之感場耳文華
欲貴之辭曰吾慈山水儘足自怡命酒賦詩
其中吾願足矣浮雲世事無以累我文華乃
潛為疏請授職都指揮使聞之拂然終其身
在衙唯縞衣素帶文華率性喜叱詭一發則
于人自廢光正色規之即攝衣唯唯雖友于
因心亦雅服其士直軒冕司空歿而難作覆
巢無完卵光獨脫虎口終身無南寇之辱焉
其侄憚思即司空仲子博學有文胸中不著
冰炭絕不以閭閻驕語遇酒輒飲飲輒醉陶
然有泉明風丁家難與兄俱繫獄怡思得擬
戍比肆赦歸泣曰吾兄囚吾安忍以身免帖
席也遂北上萬方為拯兄計寓荒剝日惟沽

平原一壺煮脫粟一盂自給耳其薦於春原之義如此晚年子昌期得雋依然布素不變塞伯侄皆孤行其意非矯情鎮俗者

姚性

洪武中徵兵於民里胥以性應命毅然請行以其老母幼子託所親愛友友憐之醉之酒而去其一指冀以殘疾得免俄有詔凡殘肢體者世世子孫例為行伍妻馮氏憂甚手斷一指嚙性殘指續之為仇者所執善曰若是禍茲蔓矣以吾一人而禍及吾母及吾親友妻孥何以生為遂湛而歿其三世孫姚銘少讀書晚以豪舉自命捫虱而談當世或行歌於市刺坐誰呼不問生計然恒恂恂如不勝示而獨激烈公義視強禦益鄉弁之耳弘治中宗人與馮氏爭四明之飛鳧山山固姚業祖墓在焉馮多要津當途者左袒之勢窮攫宗人屏伏莫敢聽理銘髮指時挺身攘臂而起爭之強縣官懼稍再三黃得

誣服終不可怒甚木榜一晝衣流而淋瘡痕且甦輿出問輿者曰吾啓折乎曰未也銘既然曰足脛在飛鳧竟屬我已而事闕直拍使者果不直縣官姚之馬鬣無恙焉

藝術

國朝

張德輝

字秋瞻號雲巢老人世居邑之姜輿步學寫龍自得其趣每遇天陰將雨登舍後絕頂盤薄以觀雲氣之騰默與神會晚年烘染入妙而飛雲驚電變化萬狀或累日不下一筆或一日連寫數幅極其神妙可追踪陳所翁今神祠梵宇古壁尚存其遺跡

錢仲

字子仲善詩歌精篆籀率有平陽水筆意嘗遊陸唐事深文待詔徵明之門得所詣詩輒浩酒醉歌吞和或有餽遺即呼所知飲盡乃已既而遊京師無所遇困甚則戲標其

所寓舍曰詩文出賣適許翰林成名過之笑
曰京師故多市貨可買賣而乃有詩文賣者
邪韓名問曰吾欲為汝買詩仲應題口占立
就清新雅緻大見稱賞嘉靖戊子應六書試
桂家宰奉命作治河說及秋興八首跋仲居
首選發史館修錄大學衍義書成授中書舍

以上舊郡縣志所載

陳鏞

字平丰神秀穎望之如神仙中人素負奇
氣陳節不肯隨時俯仰幼隨父鏐任劍鼓
遇里人授岐黃術能以靈心運占法不必拘
拘刀圭當其意到處眼前一草一木枯用之
往往沈痾立起貧而修謝者輒却之少卿憂
時正嘗謂子平晦道以醫行醫利人不利
已人稱杏林先生

禁惟酒鶴年以為非古制乃服朝衰三年先
武昌公以鶴年倜儻類已俾蔭從父桓州職
鶴年辭不敢有益勵志文學年十七通詩書
禮三經至正間淮兵渡江襲武昌鶴年奉母
以逃備極艱阻以從兄吉雅謨丁為定海令
徒步來依薦章九上皆陳恫以辭不一就是
時兵戈四起鶴年深匿海島轉徙無常入
國朝雖古籍定海而恒居於慈鶴年久處艱
瘁隆冬衣不掩脛濟之者雖饘粥之微無所
受泊然不樂仕進凡憂憤愉怡之情皆發之
於詩古體歌行渾厚清麗尤工七言律其音
節格調絕類杜子美而措詞命則馬伯庸
產天錫余庭心之儔匹也所著有海巢集行
于世

戴良

字叔能婺之江浦人天資警敏天文地理
醫卜佛老之書靡不精究其旨學文於柳
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潛吳文貞公萊學詩於
余忠宣公闕故其所作皆有師法初為月泉

書院山長至正辛丑用薦授淮南行省儒學
提舉然時事已不靖無可行其志遂南遊四
明四明多佳山水者儒故老往往流寓於此
先生每相與宴集為樂酒酣賦詩擊節歌咏
聞者以為有黍離麥秀之遺音馬洪武初徵
至京師召見試文命大官予膳上欲用
之先生以老病辭頗忤旨待罪久之感疾
卒於寓舍先生故居在九靈山自號九靈山
人所著有九靈山房集并和陶詩春秋經傳
考行于世

以上舊縣志所載

宋

方軫

字克載先聞之莆田人登元符季釜榜進
士授太廟齋郎崇寧間上書疏奏京罪謂
其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謀之計內而執
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皆其門人親戚元符

末二下嗣服忠義之士投暱者無日無之京
分爲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復為陛
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木禽鳥為獻欲
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
請誅京上以示京京恥其疏自辯上令御史
臺進攝取伏辯以聞付軫詔獄父通諂王府
甥善詔罷職救軫佩命追毀出身以來文字
編管嶺南尋放歸政和間復詣登聞鼓院進
狀乞收權獨斷毋使國賊肆志止以軫長惡
不俊編管永州後以收燕雲恩赦放歸靖康
元年復收叙其父通尚在亦叙原官軫遷鄞
縣令貧不能歸遂家於慈谿之鳴鶴山今循
山而居者皆其裔云

以上郡志所載

朱

孔端原 先聖四十七代孫孔若鼎次子係太學生宋建炎四年隨衍聖公孔端友叔孔傳姪孔玠扈高宗南渡本年帝至明州次於定海留端原觀形勢端原遂濱江居慈東李溪今錄其子孫衣巾奉祀

國朝

孫一元 太白山人孫一元為汗漫游幾徧天下山水之勝無可觀者徘徊思之維獨愛慈山水之勝寓靈公堂者久之自冬徂夏徘徊不忍去去之日留題于壁云江南睡鴨煙草肥岡上白苧催換衣雨聲四月不知暑過盡櫻桃人未歸嘉靖之季東臯寺故未廢遺蹟猶存一元性峭以為秦人而青籐山人謂為蜀人其說較確其寓時邑人多從之游而文學秦鑱為輯其藁梓之此詩今載集中

僊釋

僊釋之宗學者如牛毛得者如麟角矣近日之黃冠緇衣能解玉清隱書珠藏秘言者幾人即如籠鵝羽客乞書于內史風流竺曠見賞于東山亦寥寥無聞也豈聖教如中天日此遂為燭火耶如文致而傳之恐波湧迷津塵生學路故舊紀兩外稀續載者居士一二入併附于後

唐

妙源

字晉之常衣蘆花衣捧鉢械口誦佛號不
輟既足乞食後從道於智愚其言曰佛本
世久微言在後人止蹈集之以替世飽腹戒
律墮毀吾甚憂之善演法機迅電疾卒卒不
可搏縛風止水定意泊如也示寂之日顯以
身施烏鼠工於詩所題雪竇妙高亭人為傳
誦

仲鄉

邑之胡氏子非歲禮保國寺道從為師受
具足戒教觀克勤後入延慶寺行法華三
昧刺面書法華經四部然二指以報國恩紹
興六年十月整衣端坐奄然息絕道俗追慕
以香泥莊嚴真體奉之

覺先

邑之陳氏子七歲受經一讀成誦初稟教
於明智靖康初三王奉化之寶林寺邑苦旱
請誦金光明經終卷大雨三日因填邑人建
光明幢以護福利迂王延慶大弘宗教久之

復澤寶林摘經疏名言因資觀行曰心要紹
興十六年跌坐而逝世號澄照法師塔於第
室之側夜過之者時聞有梵誦音

祖新

受業福源布衣糲食特行清苦初淨土院
時集道俗闡演玄宗一日別方丈曰二月
十五日吾將西歸取拜辭枯腸欲得索麵一
盂主者如其教食訖竟往院中禮佛歸菴集
道俗曰祖新已辭却如來今別諸道友願諸
仁者勤念勿墮共證西方即合掌而化

沈氏

名妙智自幼蔬食誦經長歸章氏雖操作
不廢勤修誦彌陀經為朝夕課一日微病
証念愈力忽見佛菩薩居士長者擁立月下
燈光千點累累然狀若虹橋即日右脇凝然
不動時端平二年也

以上見景泰前舊縣誌所載

惟實

姓湯氏別號徽抗之富春人四歲不語父喪忽謂母曰生鞠德重愿歸浮屠以報於

是出家從本宗禪師密授微旨天寶中振錫於達蓬山麓廣德二年徙建香山寺化行東

南三十餘年貞元二年坐逝建塔於寺巽隅墓焉咸通十四年忽逢人負漆罌五白事入

寺曰湯和尚於浙西勾緣先遣主此衆問其所在曰溪邊濯足衆趨而出惟見濡跡草徑

直抵墳塔遺履在傍遂啓塔視之儼坐如生髭髮秀長遂出而奉之

遂端

姓張氏授師德潤寺日誦法華經至老不懈咸通十二年跌坐而化須臾口出青蓮

華七朶芬芳異常號青蓮法華尊者詳見遺事

五代

圓遠

戒行清苦定明惠融吳越實正丁卯初春於蘇湖講演經聲浹海隅及示寂舌生蓮

華窆于寺南

師警

有戒行結屋花嶼嘗有白龍聽經因名白龍院祈雨必奉其繪質以禱之輒應

宋

則全

字叔平姓施氏落髮于邑之保國寺南湖競推十大弟子則全首冠焉旁通書史尤

善著述性直氣剛敢言人失人以是重之任三學三十年郡守即簡尤加禮敬嘗謂人曰

叔平才氣凜凜然若儒冠使職諫諍豈下漢汲黯唐魏徵我朝王元之耶慶曆五年夏別

衆坐亡世號三學法師

國朝

曇噩

字夢堂邑王氏子世業儒生而魁岸風神柯爽非歲即通經史尤瞻于詞章鄉先生

強之舉進士不甘於聲利棄去初依奉化長
蘆寺後往天台國寧寺及象之端龍寺老而
戒行嚴潔文章簡古士夫有丐其文者不稿
而成大明洪武二年以高僧召至與蔣山寺
楚石禪師等說法已爾歸瑞龍東堂居鐘樓
之側一日颶風猛作鐘樓廡俱仆衆謂師必
不收往視之師乃危坐其中惟一巨木斜支
臥榻人以為異六年六月忽沐浴更衣請衆
叙平生乃作偈曰塊然一物或有或無翻身
歸去踏破毘盧端坐合掌而寂集梁唐宋高
僧傳若干卷行于世

祖闡

字仲猷姓陳氏祝髮干邑之永樂寺年十
八梳鋒峭峻變出流華洪武四年至薄天
寧會 詔取天下高僧闡在列尋奉使日本
天界寺僧防以詩贈之上亦賜和諭月至其
國宣布恩命敷揚大法島夷目為真阿羅漢
隨使者奉表稱臣入貢前代漂流者悉隨以

或歌舞場中散盡夜臥始安不則攪病作楚
必盡金病乃已此誠有以限之也年望六而
卒預知死期并葬地雨花臺側有錢處士墓
焉

沈相

形樸眉目間具慈悲相以童體故依下教
於姚司馬之香火庵拜座下者千人嘗語
之曰靈山方寸間耳孝弟立本耕鑿養生此
眼前佛國也粗食惡衣所積三百餘金料作
大布施偷兒盡持之去相晨夕投躩文禮佛
或私議曰素稱佛性亦芥芥于阿堵耶瞰其
出竊疏文讀之大意云是以饑寒迫遂犯貪
戒可憫也願菩薩祐之使用此溫飽勿再窮
蹙起盜心為他人累士紳爭歎服之謂此真
慈悲語年八十餘示疾集群弟子摩頂而訣
先時製禪枋厚不盈寸不加飾歲久可際而
見裏灰於盛夏即用戢身停喪決旬無點滴
漏無屍氣人以爲尸解云

不三

一 參知陳海洲公任粵西從征羅旁還途見
 蓬垢甚穢漸近似有香氣樸人頗異之然其
 兩足蹠不任地也鼻而至署問其姓不知問
 其家曰公自有問名則曰不三嘗獨處不樂與
 人俱亦不丐飲食間與之果餌則食頗能前
 知其語多驗以此益異之及公致政攜之歸
 特置幽閣家人敬事之曰仙姑嘗問諸公子
 當誰顯者曰長君益指憲使白野公也問其
 繼曰待後來之秀比辛酉叩省試曰元旦幸
 閉戶我當偵知之如其言曰中矣問名次幾
 何曰未可泄至放榜日曰可以言矣名在三
 十二報至果然公有從女某往問之曰汝不
 齋且勿前某不憚頗出諄語笑曰是餘息機
 何而來傲人人以為罔也比出戶則嘔血逝
 矣自是家人益驚怪奉之凜凜一日薦紳數
 公欲見不肯固請獨延一巨公入語多直巨
 公色動去因嘔曰何饒舌乃爾戒且日慎勿

墨雨

嘉靖三十五年秋下墨雨

虎患

嘉靖三十六年四鄉多虎白晝噬人有巫
 降神於甘將軍廟鄉人群訴虎患巫書符
 召一虎人廟中乎伏戒諭之叱使去虎乃奮
 出巫語人曰八月後當靖已而果然

楮兵為孽

嘉靖三十七年春浙東有馬道人為
 孽于嘉湖剪楮為兵呪即持刀杖作
 陣焚劫地方官兵追捕之已而流入杭為幻
 已復由紹過寧民間競言馬道人分徒黨徧
 擾林郭或以人物器皿投地人得之以歸即
 舉家擾亂不可驅逐或升屋破壁而入無問
 男婦深睡為所魔壓不能展轉寤則氣索索
 不蘇有因而竟斃者遠近大聞每向夜則具
 及杖震響竹迫逐之竟夕不息各戶多懸籙
 籙籙籙四字以壓勝之當道奏聞勒限追捕
 竟不可得民訛逾三四月而始息

李氏食子

嘉靖三十八年南鄉有李氏婦一日

昏迷自食其子真大異也

水災

萬曆丙申仲秋十一日亥刻風雨暴發連

三日夜水溢城中可三四尺許綠藻集扉

白波封戶舟從岸行因鼓柁而上女牆四望

一色禾稼盡傷頽垣相望居民有堪死者

萬曆三十七年秋大比目復大水淫潦湧激

陵谷易處凡附麓畫井依山結廬者半委泥

沙雖千霄古刹曠代石橋至有崩陷無迹而

湮墓漂骨者無筭甚則平原廣野而或阨于

水口或夾于邃隈雖居列萬楹戶連千火頃

刻一決不知所之於是居民之濱江者器具

什物憑流恥之不勝收拾擇好棄餘而漁舟

之獲更饒

萬曆辛亥春多火巫祝備禳者相望於市入

夏數旬未雨不得刺秧秧盡稿至越鄉邑而

餓播六月望雨甚水溢視丙申倍焉至二十

日始退廿八日雨復霑注越月初二日乃已

南畝之實盡穡不能登于塲

雷異

萬曆甲辰春三月二十日晝忽聞雷電交

作雨雷大如斗相擊如杵須臾皆宇如瑤

砌俄而圍夫歸報蔬麥盡矣此異變也是年

楊守勤首春闈而廷對復第一議者以為是

其識云

地震

萬曆癸巳秋地震几席間筆床茶竈相擊

有聲甲辰冬夜三鼓復震床榻盪搖扉上

歲異

萬曆甲申乙酉丙戌歲類稔民間視粟米

如糞土丁亥戊子遂大禋前旣賤用之稀

有蓋藏無以周緩急鄉民携妻抱子行之者

田券不得售而灰者戊子夏瘟疫仍之道墻相望

倭變

丙辰倭變屠戮幾盡尸骨相蒙柱燼燼之餘蕭條三兩家耳入夜鬼聲槍俾悲泣涕於市有膽力者月下窺之其狀類狗人立而啼倭慘萬狀里人不敢復業姚應龍時為諸生言於令就永明寺建壇延高僧十數人作水陸醮禳度之竟號遂絕

山魘

嘉靖年開山魘縱橫於馮氏之居像形畫見馮氏以刀劍投之擗擊相向不少畏惟變弓注矢則銷形而避積數月邑令至魘謂馮曰吾當去以令君觀還非避若也怪遂絕

幻江

唐會昌四年六月夜花嶼白龍來與諸山龍戰於山下挾風携雨雷馳電擊江潰千里頃倏為鴻波遂名幻江歷千年始復漲滿為田

青桐樹

勾章吳平州門前忽生一株青桐樹上有謠歌之聲平惡而斬折平隨軍北虜

鐘所在以一木翼鈕急呼數人用大鉅繫繫曳之則愈陷以為人力寡也益之十餘之則又陷漸至數百人終不能舉遂舍旗忽一夕風雷大作列缺光炯炯及地平地水洞數尺且日視田中但一空窪窪然鍾亦不知所之此江親見嘉靖十年前事也

石榔老老

東山半塘灣周氏園丁鋤地得石版廣可丈許意其下有藏金彈力故之

乃石榔也中有物裸而臥以為怪將鋤擊之急呼曰勿殺我我也諦視形質然乃扶之起解衣衣之與俱歸徐與飲食問其姓名及泉下幾何時都不記憶因呼曰老老居常能給使令或提汲樵採皆辦馳走白日中無異恒人惟遇雷電則驚怖匿廟中不敢出能前知人意有甘麗必分明之乃喜意所不與必深穠穠物其中令不可食家人積不能堪則錮之別室召巫者用越方提蒲禁教之則愈甚不得已納諸布囊中沉之江然當其未沉

時先亦替替乞來甚迫竟不知其為何物也
周郎瑞金命大昌公正直君子其家不宜有
此崇又不可解

秦子遇僊

秦子名元忠家世受書隆慶已庚間
入城買藥塗遇一道者有布袍敝履項掛一
布囊數目屬之曰汝跨蹕行豈有足瘡未愈
耶元忠素謹朴改容答曰正若是耳曰吾能
療之忠大喜問囊中有藥乎曰此栢葉也吾
辟穀久故食之因解衣示見其胸如懸崖腹
深窪去背僅寸許知其非恒人也即拜懇焉
曰汝明日可市棕屨一雙傘一柄俟我東坡
樓言訖去忠歸心獨喜不使家人知也且如
期往至日盱道者至今躡屨張傘戒令慎勿
開眼即閉目立城上須臾風颺颺從足起已
漸厲即御空而逝但聞下有波濤聲云湧可
怖良久而下令開眼見一小山吼吼環

此樹已復有光輝平尋歸如鬼謠 見里
歌云夙樹今更青與平尋當歸適
先

琴歌

勾章人至東野遠暮不至門見路傍有小
屋燈火因投寄止宿有一小女不欲與丈
夫共宿呼隣家女自伴共彈琴篋篋至曉
此人謝去問其姓字女不答彈琴而歌曰
綿葛上藤一緩復一絙欲知我姓名姓陳名
阿登 見幽明錄

周頌重生

周頌者天寶中進士登科永泰中授
慈令在官夜暴卒為地下有司所
至一城其人將頌見王門外忽逢吉州刺
梁乘間頌何以至此地獄耶頌聞道地獄
甚悽然悲涕向無口母老子幼漂寄異
何而爾成此見宥乘言當相為白君第留
門闢呵叱云判官見王久之乃出口已
君宜暫見王無苦也有頃使者引頌入見

貌甚偉頭兩角同頰曰公作官不橫取人
否頌云身是平時進士出身官至總令木
非理受財王令檢簿檢訖云甚善甚善既
旬當卽直還衣裳得無隳壞耶頌云適爾
家衣裳故當未損再拜出乘甚喜云王已
釋理可早去頌云路昧何之乘遣人送頌
數里其人大罵曰何物等流使我來去迎
如是如得五千員便送汝還頌云紙錢五
貫理易辦因許之又行十餘里至一石井
其側復求去人言入井卽活更何所之道推
頌落井而活 出廣異記

鐘田

汪典史森山家近永昌潭有田一區俗名
鍾田相傳此古廢寺也有鍾陷泥中故云
其幼時每與群兒嬉戲其處試頻足隱隱作
相應聲一日人鋤田鏗然不入就視之果鍾
也因掘之見光彩奪目斑駁如蒸霞又自能
展轉若有物憑焉益驚恠欲馳報其家恐失

斃焉視其紙乃法華蓮典與吟長擊竊以
身者也

大刑不孝

邑之十九都有趙姓者忤逆殊甚養

鴟鴞啄粥誤落沸湯中母懼匿隣家避之趙
歸見鳥死詢妻得其故恥則亦藏山石中以
其言迎母歸行過藏亦探手穴如有力
擊之者不得出百餘人拔之愈固竟死道周
灰而手出見石罅有必方知其欲殺母也天
刑不貸衆共快之

盜能酬恩

趙文光嘗館穀長水有一偉男子時

曰我相若非審問餓夫也吾有積貲少許以
贖若當別作生計其人泣謝以去後數年趙
從館歸夜遇盜劫殆盡盜魁忽訊曰若非
長水館中趙相公耶趙曰然盜曰生我者也
率衆羅拜悉還其貲加贈焉趙辭不取時江
湖多綠林豪客盜仍令一勇健相翼以行幸

無恙嗟嗟令此盜得善用之未必減淮上王孫也

禮佛現靈

僧靈夢堂初不識一字問至僧云禮佛當幾拜僧曰無限數佛手動即止夢堂如其教僧密以線綴佛手暗引壁間俟其拜至內夜一牽動之即止用相戲耳一日主僧遠出夢堂瞑拜佛手自動主僧歸問曰夜來禮佛何時止曰佛手動止矣主僧異之夜夢佛與智慧即解吟詠悟憚理洪武二年以高僧召至京道遇達官失避挺責之因朗吟曰沙門原不拜侯王誰道菩提證法場二十黃荆生受得袈裟會者卸爐香達官為宛謝焉

夾田橋異

縣東夾田橋百餘里江潮受約束於處僅以尋丈計不甚蛇蜒雁于江門漲則餘丈即平波亦數丈許勢如激箭之流橋

地議更新之郡侯方應明首捐五百金李逢中捐俸如干縣為倡率士民禱于神擇庚申年七月初二日奠石定橋刻日江潮不至天啟三年四月初八日夜三鼓聞江流麻沸如萬夫執役聲宿菴中者自壁隙窺之見滿橋燈火爛然更餘始寂李命多方幹濟夫工幸集五月初一日將合龍門有巨魚九六名白鬚脩若小艇盤戲波面作朝拱狀半日乃去十一月十三日橋成滿汰華蓮典是日江潮不至如前并江流若斷得就橋底取石觀者如堵爭謂三侯濟川之功致此神異云

遺事

陳

虞寄

虞寄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于門嗚呼郎中姓虞必當智寄應聲曰文字不

豈得非慧客大慙人謂其父曰此子亦常人
文舉之對不是過也

唐

永昌潭

天寶二年明皇常遣使至黃茂潭使金
龍密以朱筆記其左肋繼而雨降明皇
目視行雨龍左肋上有朱畫及有大寶永昌
四字謂臣寮曰此四明山所投之龍也使回
奏投潭之始即泛出黑漆木板尺餘有金書
天寶永昌四字遂賜宮名大寶潭名永昌

宋

林靈素

道士林靈素永嘉人行於鄆之石柱巖
有一老翁隨其後靈素見石壁高峭乃
言云回循却來到瀛海看波瀾自茲一度往
何日更回昨靈素執筆老翁言曰當守真宮
墨跡素曰汝何神也老翁曰吾臨涯下老龍
也因見真官獨遊吾境故來勸養就片巖下

以助靈迹無相忌也

吳潛驛路

自慈溪縣夾田橋至西渡頭驛路跨
十五里計二千三百一十六丈潛
用石板築砌路濶七尺東西置石牌門鄉人
後請於張寺丞即之題曰相公衢

國朝

王桓赴召

國初王桓與二儒者同赴召見太祖
于使殿上問二儒者卿事何業一對
曰臣業農上曰卿為農亦知禾麥之節有不
同乎對曰知之禾三節而麥四節是不同也
上曰禾麥類耳節之不同何也對曰禾播種
于春至秋而護凡歷三時故三節麥則歷四
時始成故四節上曰是能知稼穡之艱難者
即擢某州知州其一儒對曰臣業醫上曰卿
為醫亦知蜜有苦而膳有甜者乎對曰蜂釀
黃連花則蜜苦猿猴食果多則膳甜上曰

能格物者擢為太醫院使次問及桓桓對曰
臣所業訓蒙上曰卿亦有好奇惡乎對曰人之
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上曰是能明理者
擢為國子助教

縣丞秦仲新

洪武十九年寧波府知府李仲文
遣吏馬仁生行縣遺法慈谿縣丞
秦仲新城仁生至闕下上嘉之陞仲新為寧
波府知府而降仲文為慈谿縣丞

桂一民陳孟顓

國初承元俗頑敝坊隅及五鄉
各選一年高有德望者以訓誘
馬錫之冠帶輿馬每鄉建申明亭按季報善
惡令君新任延見以禮為辦民間利病時惟
桂一民與陳孟顓兩人最著一令君至耆老
延接稍遲令尹厲聲曰若輩亦聞破家縣令
戚門刺史乎一民對曰耆老世業儒讀詩惟
聞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餘未聞也令尹改顏
禮之又一令君至問曰聞若輩一見縣至
知優劣本縣當屬何等官陳孟顓對曰處

臆疑是中等官曰何憑對曰下車不問民間
利弊先問錢糧多寡以此知之後令尹果以
賄左遷

瞽姬

景泰元年岸士馮璋時中桂琛羅信佳鄭
峯五人讀書於永明僧舍時有瞽姬能摸

骨言人貴賤奇中時當之此士子趨問之少
所許可或引至僧舍相此五人首過馮驚曰
舉人在此矣既而時與桂就就之連聲曰父
得一人又得一人羅則就榻臥託曰此妄語
也一相而得三舉子有是哉其三人強便就
榻摸羅生則復驚曰此連科進士也鄭最後
至摸其腰曰好一條花金帶衆益非笑之未
幾秋試五人果聯榜羅果連第進士而鄭峯
仕至山東叅政皆如其言張都憲楷因題其
堂曰聚奎夏大理卿時正為之記

馮景茂

茂嘗下鄉督農中途遇驟雨有一婦哀
求附傘馮曰吾雖不忍爾霜濕然嫌疑

當遷委奉與之而自跳入民舍後乃於其地
劃田一方立石亭使行旅兩喝有所休蔭題
曰休休亭夜夢神語之曰爾有陰德與爾三
銀帶後生子彰武昌同知孫安江都知縣曾
孫震御史亭在縣東五里之八都

遺澄

慈谿人晚家鄞年十五時聞王荆公祠祈
夢有驗澄詣祠禱曰願學一藝立名何者
可成遂托宿焉夢鬼卒手教之搏澄自是有
絕力已而客山東戲以肩當下坡車車止不
行澄亦病偃僕聞少林寺僧以禱名天下托
身爲糞下奴三年遂妙性專於一日辭主僧
歸主僧念其勞欲教之對曰澄已能讀其畧
試之果出諸學士右後澄行江湖間莫有敵
者嘗飲姚江酒而醉件一力士力上故蒙責
子卽克澄與角力士非愧念因問其業舉一
人圍捕之澄不動直持悅獲奮其業舉一
書出梅槩外衆遂投槩伏謝嘗附官用後行

慈谿縣誌第十一卷

慈谿縣舊景

吾邑自三代時名句章縣治在城山唐開元二十

六年江南東道采訪處置使齊澣奏以鄞縣爲明

州徙句章治於浮鼈山

卽今縣山也

改縣爲慈谿因孝

子董黯而名也公廨在浮鼈山頂南三江東北西

皆山蒼翠回環儼若圖障列五街中街東西街上

下橫街左右三十巷井井若棊枰然又東西街傍

開兩直河南北開三橫河上河通麗澤橋中河通

福聚橋下河通平政橋中街濶七丈東西上下街
 濶三丈俱有兩廊廊前種槐柳中街謂之大街廊
 後有市河濶八尺深八尺平政橋南至驄馬橋則
 無市河止有兩廊麗澤橋底聚石為離卦以縣治
 為離卦象也故橋以麗澤為名復恐火盛有傷乃
 於驄馬橋之北街之東西鑿兩池兩井以解之此
 皆齊公慮遠之制也其東西兩直河各濶二丈四
 尺三橫河各濶一丈八尺東西兩鎮橋下俱有版
 門為關潮至則開潮退自閉其上顏巷即大方下
橋巷

顏巷慈溪巷口俱有閘東街之東西街之西及顏
 家對諸小河俱濶一丈八尺並皆置閘所以河水

常滿置閘瀦水以備緩急此
良法也今日亟宜修舉日有小舡靴鼓往來

貨易其驄馬橋自昔為江因彎曲潮慢不能遠達
 東鄉旱無以溉田潦則泛溢墟落鄉民患之宋寶
 佑五年合詞請於吳丞相潛吳公以錢市管山西
 民田墾河三里長八百餘丈廣三丈六尺深一丈
 六尺由是諸港皆得通潮鄞慈定三邑蒙利然驄
 馬橋河自此淤塞狹如溝渠舟楫難通矣河之兩

岸舊有緯路今皆沒於民居其東西郭皆有酒樓
 東樓自東郭橋至接官亭西樓乃今山川壇基唐
 宋元以來皆為戲臺臺之四面為樓妓者居之南
 北百戲歌鼓之聲日日不斷樓前商舸百貨雲屯
 往往於樓上取樂其市井所貨飲食衡擔掠賣者
 百味珍饌及香茶香湯茶果茶食無不具有其人
 家所用茶湯皆以細茶芽合和香料為餅或茶磨
 茶碾或曰為末籬過投於茶鑪中三沸三點仍用
 竹筴簪之令勻

積宋人點香
皆用此法

香色味三者俱足則

以盤盛楮市茶食茶果或八楮十楮供客啜茶皆
 賣麵者有東西磨坊東坊在東嶺之東西坊在雲
 山之下各百餘家其賣果蔬菜蔬者遠近諸山皆
 有其賣水果者東則花嶼湖西則官路下藝生
 菱芡芡藕芡菇葶薺薺之類無所不有其四鄉村市
 凡二十八處東則文溪西則商港其餘諸市所產
 六畜魚鮮野味油麵果蔬菜蔬竹木柴炭茶筍麻
 苧木棉之類所以東嶺後謂之鄧裏十三都謂之
 小鄧州以其鄧易繁盛也其餘連村接野花柳芬

芳酒旆歌聲遠近相應其戶口蕃庶一縣五百餘
畝坊廂三十餘里上午一舉百五十家姜家一舉
百三十家東西兩山及諸林谷村落往往連牆接
棟鷄犬相聞街衢往來之人肩摩踵接田地所獲
歲歲豐穰收租皆收米租上田一畝官斛白糯米
一石六斗次田白粳米一石六斗又次田糙米一
石六斗或一石四斗下田一石二斗元時縣官家
曰知縣四百畝丞三百畝簿一百畝典史一百畝

注收租作俸謂之官莊知縣田在官莊

水王簿莊在彭山西典史在跳頭其街市人家

不種田地所以平犁車耙確磨噉箕米篩之類皆

不曾見或有糙米則備者挑白造門吞白而去以

是家家庭戶清淨燒香插花自得其趣其縣令若

唐之房公瑄先任御史以公罪謫降睦州司戶復

起為慈邑令是吾邑之首官也後來復有賢令至

宋則有張公諱沈公時升林公叔豹陳公良翰唐

公仲展等至元則有富公德庸伯賢察兒白公桂

烏公馬兒陳公文昭等俱有才能興利除害尊賢

化愚功德宏深百姓戴仰陳公名麟永嘉人至正十四年蒞縣勵精奮志搜剔民隱掃去姦頑惠政大行百姓感化時天下已亂公奉朝命練民爲兵守護四境寇不改犯以功陞浙東副元帥方國珍竊據慶元忌之徙置海山洪武元年終於福建諸公非惟德政之美而尤務於興學育才所以風俗淳庀賢士輩出敦尚禮義耻於浮邪子孝臣忠卑幼者能恭敬長上朋友以誠信相孚鄉黨之間藹然和氣先賢蒞周時四皓大里黃公漢時從

公修主簿鄒公雲梁公宏孝子董公黠三國吳都鄉侯闕公澤晉常侍虞公胄伏波將軍虞公瑤隱士虞公喜梁之虞公荔虞公寄東海太守虞公野人建威將軍虞公鷺唐學士虞公世南孝子張公無擇宋之御史中丞舒公亶洛守翁公升殿中御史王公庭秀大隱楊公適石臺杜公醇慈湖楊公簡羅江羅公仲舒侍郎張公處侍郎孫公夢觀石坡桂公萬榮著作劉公厚南知州程公士龍隱士蔣公璿文潔黃公震博士姚公登孫桂州童公蓀

渚王公等元時雪磯孫公庚寶峯趙公偕相山王
公碧因是齋時公子中春風烏公本良春草烏公
斯道小隱楊公芮明白王公桓胡公舜咨余公伯
熊桂公同德桂公懷英桂公彥良張公庸陳公恭
等不可悉數其學校自宋太宗雍熙元年縣令李
公昭文建於縣西即今城隍廟基仁宗慶歷八年縣令林
肇遷於今地後來興廢不一至元成宗元貞一年
燬主簿王洺重建乃於戟門南鄧葛氏地直出爲
通衢俗呼相行後壞至正十五年邑令陳文昭撤而新

之行鄉飲禮其弊莫廩餼舊有恒田數百畝其士
子往往以德業淬礪底于成才重於利人而輕於
利已其風俗唐則清雅風流宋則衣冠文物雍容
典雅尊德樂義皆有士君子之風至元稍變而儒
家則不改舊服常俗則椎髻拖辮短簷帽或前圓
後方笠子衣服則褶子海青騰褶版褶腰線辮線
一撒搭護所佩篋刀夾袋香囊荷包靴則靴頭直
尖翻綽線倒提雲四縫羊皮女人南飾鳳冠花冠
鮐冠包冠瑞雲貼額簾梳頂釵珠結等類其飾則

包髻固姑鳳釵倒插雲月荔枝如意秋蟬菊琵琶
圈等類南衣則大衣霞帳長襖長裙雲肩合袖等
非則團衫鶴袖胸帶繫腰項牌香串等其男女人
等珠爽以前卽具衣冠問父母舅姑之安奉膳惟
謹男子不衣冠女人不頂冠長衣不敢見客其小
兒皆有禮度敬奉尊長其市井之人午前開肆午
後閉肆繫鼓吹簫謳歌唱曲凡戲玩無所不不爲
一年諸節慶賞紛然元旦則貼春雞剪鬧蛾甲子
奉椒花栢酒祝拜尊長仍大小叙拜初七日爲人

日則剪綵爲人謂之健人簪於頭上乃用五辛供
盤酌酒宴樂元宵賽燈百戲並作二月朔日爲中
和節望日爲花朝節寒食清明上巳杏飴蔗漿粉
酪交相惠送出郊遊翫者絃管之聲喧闐雜採又
有簇下花籃挑鬧竿舞齋郎麻婆耍孩兒耍和尚
等類不可數計又有秋千蹴鞠聞草賽花選官仙
等戲其佛誕端陽伏日七夕中元中秋重陽開爐
下元冬至交年臘日除夜爭相宴聚歡笑喧騰其
溪山秀色蒼翠清碧遠近交暎其花嶼湖廣一千

五百畝中有兩小山百花蒙之爛若雲綿因名花
興四時遊人畫舫往來樂聲不絕其闕峰德潤湖
廣一百畝內立兩洲洲上建亭亭四面皆花洲外
紅白芙蓉環堤皆柳湖之北普濟寺乃闕丞相所
捨宅基一門三寺左爲華嚴右爲天台教院僧房
五百樓閣重重寺之東龍虎軒軒之左文昌宮宮
後一亭亭宮下二亭亭東靈應廟寺之西董孝子廟
沿湖四橋橋上俱有亭董廟之西爲野航橋橋之
西舊皆僧房宋末寺敗基荒慈湖先生卜居於此

後爲慈湖書院山水清妍金碧相煥湖中原有五
樓船每值良天邑人爭稅船以遊歌笑之聲溢於
四境湖西復有小湖正當清清堂後湖中有洲洲
上有擁青軒四隅有四亭亭有樓船縣官朔望休
暇一日年節七日冬節五日清明端午重陽二日
輒載酒鳴琴泛覽嘯詠其富家服飾張幔俱用綾
羅錦繡貧家亦不脫紬絹富家器皿多用金玉或
哥窰定窰剔紅剔黑犀毘麝漿貧家首飾器皿亦
皆用銀諺云富自富拭面還用布貧自貧吃酒還

用銀其富家酒席或五果案七果案九果案其五
果案亦有二等正五果案則喫一看二喫一卓五
肴五果五蔬看二卓並列俱用尺二盤盛鳳雞煎
魚棒子銀錠油酥糖則三糖兩糰果則五京五水
花五果案比正五果案畧同但看卓用四隻加三
飛兩走一帶五盤前面又加一山花二花果一花
籃一帶五盆其七果按喫 看六排列橫七豎七
七走七飛七京果七水果七蜜煎七饅饅塔一饅
仙二饅果一饅獅二七糰仍用鳳鶩一帶繡魚

一帶繡棒子一帶繡散不散酥皮夾子銀錠小酥
前面仍用花山花籃等七盆又用全體猪羊或驢
或鹿等其九果案比七果案加臘味一帶海味一
帶看卓用八隻其湯套五果案三盞兩割七菓案
五盞三割九果案七盞四割其坐盤供襯散子之
物不可細述其人物唐則多瀟灑宋人多清臞元
人則多豐偉秀麗其人家高下有等賢愚有分市
井邨野之徒各知分限不敢瀆慢賢良奴婢伙佃
小心兢兢甘事其主其餘盛美不可筆殫柰何戊

申年來天時大變昔之太平景象一掃而空風俗日陷於愚邪禮法日轉於狂悖耻言人道專尚夷風嗚乎可勝痛哉元時百姓止納稅糧其橫差暴斂一無所干所以鄉村之人至老不識城市官府或有暫至者以為見廣歸而誇之於人紀中所云戊申而大變未論何所指不能溯考其故

附詩六首

舊日慈溪不等閑太平風物畫圖間仙宮遠映東西水佛刹高連上下山榆社年年歌鼓腹花樓日

日醉開顏縣官堂上無他事吟看秋雲倚畫闌其一

三帶波濤湧碧江四圍山色抱琴堂桃花巷陌春

風暖柳樹樓臺夜月涼俗美家家典禮樂時清處

處講文章縣官亦喜庭無訟日在煙霞笑樂鄉其二

縣廨當中駕小巒九龍爭搶一珠團淳風里巷尊

賢上甘雨鄉村謝好官三寺東西分鼎躡五街南

北畫棋盤兒郎日買青樓笑曲度笙簧幾萬端其三

縣廳高壓翠雲岸井井垂楊段段槐流水兩邊羅

帶縮亂峯三面錦屏排酒樓月照東西郭茶肆煙

飄上下街萬戶千門爭慶賀吹簫擊鼓暢歡懷其四

昔日慈谿景最優萬家歡樂似瀛洲山光水色村

村店柳影花香處處樓夜月歌姬敲象板春風賞

客泛龍舟誰知一旦飛霜急淨掃繁華變作秋其五

淨掃繁華變作秋溪山索寞水空流歌謠不見樓

臺樂賦役惟聞里巷愁盡笑聖賢為蠢物爭誇盜

賊是良儔醒人獨立斜陽裏彈指臨風淚滿裘其六

此先徵士恕齋公恂遺筆也語多汗漫俚而不

文准僭為參訂刪其大繁補其未備彙成其七

帙併賦七言凡六首俾觀風問俗者覽而知

吾慈之大槩也

瓜化元年二月花朝日江湖散人王淮百原甫識

又慈谿雜詠

縣山

舊名浮鼈山以其山之小類乎水中浮鼈也山前

曰漢唐以來原有村落所以邑大夫馬河捨宅為

禪林院即今永明寺吾邑自三代至唐本名勾章治在

城山遺址猶存明皇開元二十六五年十五使分

巡天下十五道江南東道採訪處置使齊澣奉聞以鄞縣爲明州徙勾章縣於浮鼈山改名慈谿慈孝也因孝子董黯而名縣之東西北三面皆山前橫三江江之南郡山來朝蒼翠回環驄馬橋上望之宛若圖畫他處縣道皆不及也公廨自儀門入至山足重階而升山半爲鼓樓樓後再升階是爲中門門內甬道爲戒石亭亭北月臺臺北琴堂堂北清清堂琴堂之左幙廳又有勤畏堂明恕堂通愛堂製錦堂臨高亭臨香亭春亭宜詔亭皆在

左右今皆無存縣之境列五街三十巷縱橫齊如畫棋局清清堂後有小湖湖中有擁青軒三間後改清遠軒軒外四隅有思敬亭佐治亭勝覽亭柳意亭軒後又有環碧亭攬秀亭今皆廢爲榛蕪縣之北山東西山通九嶺縣山居中類乎一珠術家謂之九龍搶珠又以虎梢嶺西手綴乎縣山謂之垂絲釣鼈昔之官舍頽廢到任之日往往僦居民間甚爲不便

國初吳元年御史大夫湯和旣收方國珍以耿讓

為慈谿縣知縣洪二年任滿三年新知縣斬完壁
王簿韓文鼎賈民地構四衙由是官有棲息免於
混處永樂十六年縣印為人竊去不能獲聞之
朝重降新印印文改慈溪為慈谿俾盜印者無所
用也有詩于左

九嶺環趨類九龍青珠一顆正當中若非官舍來
相壓捨入陽侯海藏宮

琴堂突聳翠雲高四面江山盡作朝人道
畫絲浮鱗不知浮鱗是金鰲

清堂上倚雕闌四面雲霞紫翠環但願官清民
事少琴邊日日看湖山

昔日琴堂舊印題篆章原刻水邊溪只因盜去尋
無處重鑄新文改作谿

縣廨典廢

自唐至元修建不一 國朝永樂十六年大風廳
堂門廊悉皆傾仆縣官縛草為廳直至正統元年
知縣張謨凡廳堂兩廊中門儀門衙門等屋俱為
一新始成縣道

慈谿縣志
山頭一夜吼狂風舊日門墻一捲空從此湖山盡
荒落縣官翻作草盧翁

清清堂

宋太宗淳化間縣令張公諱穎字叔達政化大行
名聞于朝錫以璽書褒美由是人稱爲爲張清清
搆堂以表其德徽宗宣和二年令黃公重葺而完
之請徐公璋爲記 國朝永樂間圯于風正統元
年知縣張公謨重建

昔日賢侯治政強九天飛下紫龍章天教五百餘

年後特表清清在畫堂

雕闌四面藹春風百里蒼生造化中爲道後來諸
令尹人人惟願似張公

檻外青山朶朶青闕湖秋水照雲屏時人但識堂
中樂不揣堂中舊日名

鼓樓

在中門外山之半自古以木爲之有銅壺滴漏更
鼓分明 國朝洪武間頽廢建文間典史余公瑄
有異政陞宰本縣永樂初以石築臺將爲久遠之

計因不奏聞為小人所訟遂退官樓弗克成而止
銅壺滴漏無所施為直更人倪姓者盜賣定海縣
官知之誦刑追恥終不得還至今八十年更漏不
明也

麗澤亭

易兌卦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兌悅也其
象為澤純兌乃兩澤也麗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互
相浸潤互有滋益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
互相益也又以吾邑居山之陽水之陽中虛有
明之象故街巷皆為離卦橋下亦聚石為離卦所
以鎮壓交制之也齊公之意其愛人勉人也何深
遠乎

縣下南來第一亭跨街橋上聳觚稜齊公要使鄉
閭厚特表梁間麗澤名

縣坐南離火旺鄉四邊山水盡開光前人特向橋
陰下石聚三文鎮一方

亭南一陌到河濱亭北橫街兩處分來往街頭多
少客豈知橋下有離文

福聚橋

自宋來橋上有亭元至正三年僧覺蓮改建圓通寶閣邑簿白桂易今名取觀音經福聚海無量之義

圓通寶閣駕街橋闌檻巍巍倚半霄無奈飛塵作狂楚白衣傾入普門潮

平政橋

宋宣和間邑令沈時升政平訟里民懷其德故名昔時賢宰沈時升政滿慈溪一縣平從此鄉民咸

遺德揭楣橋上顯嘉名

一亭當道益輿梁庇雨攔風隱大陽正似當年高令尹爲民父母救民殃

驄馬橋

唐開元二十六年邑令房公所建公諱瑄字次律河南人初任御史以事降睦州司戶後舉爲慈溪令化行民歸狡吏遯迹故橋猶以驄馬爲名

縣治新開第一官陽春布澤萬民歡至今橋上瞻明月猶有光輝照石欄

昔年烏府跨青驄今日橋名在尹公誰道秋霜舊
威烈絃歌百里變春風

中街

俗呼大街以其濶也自唐開元二十六年齊澣畫
制濶七丈餘兩旁開市河濶八尺深八尺東西河
旁作廊房廊前植槐柳其下設肆宋元來皆然
國朝洪武十九年信國公湯和至縣謂市人曰此
小縣安用此大街何不令民作居室自此市民皆
古居之街遂狹小僅濶丈餘

舊日中街七丈寬兩廊都是碧闌干柳邊蓮日三
春暖槐下薰風五月寒

長廊對列兩街頭簷影沈沈落市溝來往行人俱
得便雨天晴日總無愁

昔年城市太平場柳館花樓處處香多少風流閑
子弟玉簫聲裡醉春光

昔年街市買人多花酒春風樂太和午後家家關
却肆吹簫擊鼓唱清歌

東街

原有兩廊至今本戶冊上還報房廊基

地納鈔

湖南起自福民坊直至東橋一里長舊日平街寬
二丈綠槐高蔭兩邊廊

西街

翁橋南下石河塘直至清嘉開口坊舊日平街寬
二丈兩邊廊屋蔭垂楊

上橫街

中鋪白石外青磚一道東西直似絃兩帶長廊分
左右行人不畏雨中天

下橫街

昔年街市競繁華遠近樓臺遠近花今日廂房何
處是令人追古思無涯

讀王公所紀舊景純用質言以志古俗蓋記

載之書欲其樸而盡典而核正不妨通俗成

譜至其縱筆揮酒隨意鋪張一氣呵成都無

痕縫具見先輩家風昔詩之咏都人士也臺

笠鬢髮亦入品題而日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讀舊景一過令人游神往際欲賦懷古吟矣

慈邑自成山遷浮碧傳云係房公瑄而紀中

云係采訪使齊公澣豈別有所據耶先輩下
筆定不草草

宗文識

慈谿縣志十二卷

